

李培才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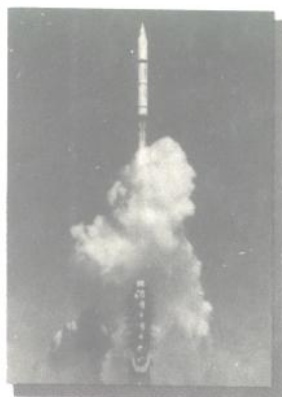
魂撼大漠

LIPEICAIZHU

HUNHANDAMO

ZHONGGUOSHEHUI

CHUBANSHE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魂 撼 大 漠

李 培 才 著

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

I 25
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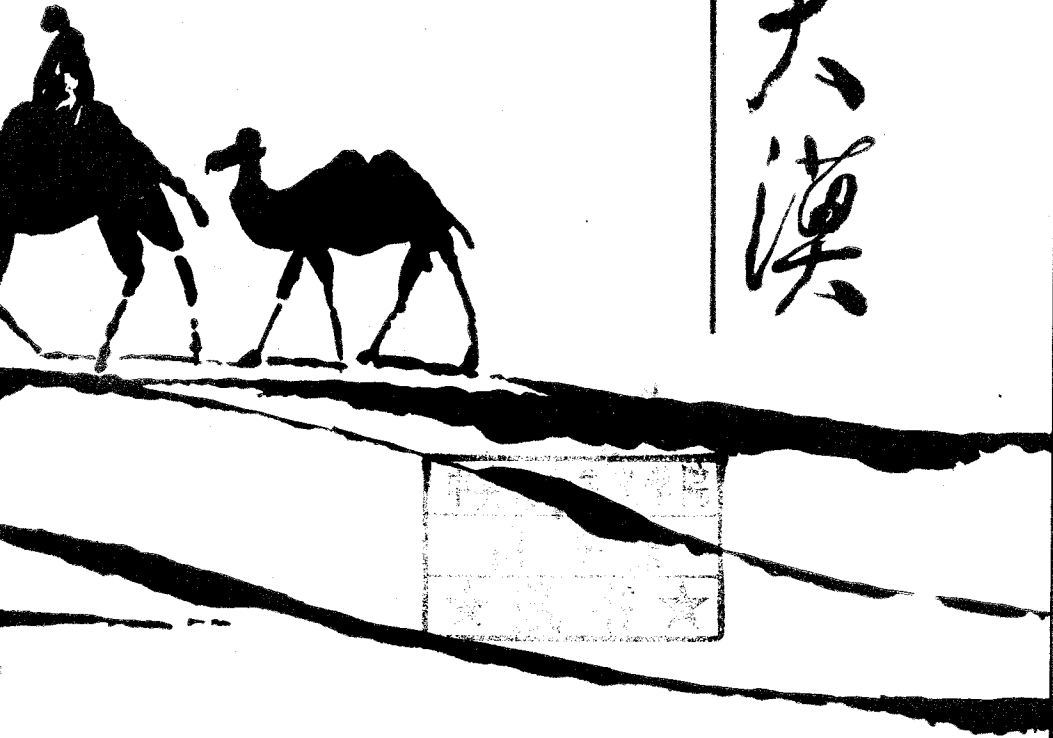
88973



200096190

· 李培才 著
·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魂域大漠



(京)新登字 0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撼大漠/李培才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4

ISBN 7-80088-549-6

I. 魂… II. 李…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②
国防建设—先进工作者—生平事迹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1673 号

魂 撼 大 漠

李 培 才 著

责任编辑 于国厚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华燕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625 字数:288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 册 定价:8.00 元

ISBN7-80088-549-6/I·41

DR20/14

内 容 简 介

人们知道,我国第一朵核爆炸蘑菇云在西部大沙漠升起,知道在那戈壁深处又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甚至知道从事研制工作的科学家、总工程师,却不知道有一大批为这崇高事业牺牲青春和生命的普通老职工。本书再现了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优秀儿女的奋斗场面,反映了老职工面临退休、养老、住房等诸多困难及困惑,有很强的历史性和纪实性。

目 录

我要写一写他们(代序)

神秘的失踪者

“他们要去哪儿?”请问苍天问大地	(5)
西出阳关.....	(8)
美国谍报机关惊呼“志愿军二十兵团不见了”	(10)
“欢迎北京来的工人老大哥”	(12)

原子城里的百姓们

大河沿兵站	(15)
“戈壁大姐”	(19)
戈壁“王府井”	(23)
扁担书店	(27)
“夫妻邮局”	(29)
“大千 75,看电影不受苦”	(31)
工建队留下来的唯一女工	(36)
蘑菇云下一片爱童心	(39)
街头晒太阳的老人	(48)
马兰豆腐	(51)

步洪甲和他的酱油缸	(58)
北京搬来的粉条厂	(63)
赶毛驴车的黑姑娘	(67)
酱油坊里的婚礼	(71)

核试验场上的服务队

“野味”高厨	(77)
汽车轮下的故事	(83)
逼上“梁山”	(88)
张金重的两件憾事	(92)
“张3号”泉城搬兵	(95)
最后一道“命令”	(99)
技术代表	(101)
那个电影镜头里就有他	(104)
做运原子弹的铁筐	(106)
猜教授的“谜”	(108)
蹉跎岁月	(110)
轰动马兰城的“大刀盘”	(113)

红山脚下的村民

马蹄楼里的铁匠铺	(119)
沿用至今的杠杆方案	(121)
“你们是新疆人”	(124)
改做空投原子弹的挂钩	(126)
电焊工夫妻	(130)

机械“医生”.....	(133)
这里的年轻人.....	(135)
一桩爱情悲剧的自述.....	(142)
红山“三大件”.....	(150)

与核魔打交道的勇士

抱风钻的师傅.....	(162)
开挖取样品——“金刚石”.....	(164)
计量器里的辐射剂量升到极限.....	(167)
姜玉堂“出山”.....	(169)

通往“天梯”的使者

清水小站布大军.....	(175)
司炉遇上倒霉的煤.....	(177)
“我只管行车,没能力管你吃饭问题”.....	(178)
挂在眼角上的“沙柱”.....	(179)

铁道卫士

火车拉下的“小粪球儿”.....	(182)
与狗作伴的巡道工.....	(185)
“70号”第一任工长.....	(188)
老伴跟老头“算不完的账”.....	(191)
“土埋半截”二十五载.....	(193)
大漠里安家.....	(197)

“难怪”苦衷何处说·····	(200)
大漠里的伙夫·····	(205)

为发射助推的人

退休木工的生活追忆·····	(212)
饭堂里挂满了“保证书”·····	(215)
种菜专家·····	(219)
寻找西葫芦花“性”结合的秘诀·····	(223)
启动“大动脉”的主人·····	(225)
一本难以启齿之“经”·····	(229)
一份最高的奖赏·····	(231)
寻找阀柱·····	(235)
妻子用特有的方式报复了他·····	(237)
一个具宿命意味的人生怪圈·····	(239)
可怜天下父之心·····	(241)
绿洲“守护神”·····	(245)
为树打官司·····	(250)
一幅戈壁新蓝图·····	(254)

绰号“卫生部长”

戈壁滩的蚊子使她成了寡妇·····	(257)
临终顿悟为时晚矣·····	(262)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266)

从沙窝里爬出童年的孩子

一位老工长的儿子·····	(270)
被马车甩下来的孩子·····	(274)
“永久牌”的苦恼·····	(281)
儿大不由父·····	(28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88)

故土、观念、人情及其它

“军营文化”·····	(292)
“特殊”心态种种·····	(296)

这里,不该是被遗忘的角落

座谈会带来的思考·····	(301)
两栏工资表·····	(302)
老职工怀念那些将军“老头”们·····	(307)
一位老职工之死·····	(313)
插曲以外的无数插曲·····	(318)
是“宝贝”还是“负担”·····	(322)
胡老汉与狮子狗·····	(325)
一份《议案》的提出·····	(332)
钱,钱,钱·····	(342)
革命与“反革命”最后的分水岭·····	(347)
民政助理的苦衷与呼声·····	(351)

后 记·····	(360)
----------	-------

我要写一写他们(代序)

从阳春三月到国庆节前夕，我在位于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和沙漠深处的导弹发射试验基地，整整跑了7个月，采访了生活在这里的数百名退休老军工。

我满载而归，坐在车窗前凝视窗外。大戈壁广袤无垠，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坚硬的壁面上，布满青黑色的石块，显示出一种冷酷；几束干枯的骆驼刺和在微风中瑟瑟发抖的芨芨草，好像在向人们诉说它的荒凉和无情。

面对这片辽阔而古老的戈壁，我的思绪在飞扬。“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大戈壁荒凉，冷酷，一提到它令人不寒而栗。然而，它带给人们的难道仅仅是这些？

我想到了那些生活在戈壁30余年的人们。

中国，核能释放的火球是从罗布泊这片荒原上腾起的；

中国，可以指向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战略导弹，是从这大沙漠上刺向天穹的。

继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也是从这里升向太空的。

尖端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决定了进行这种试验的人们，只能在远离人烟、没有生命的地方去从事自己的事业。

30多年来，每当传来核试验成功，传来神剑腾飞、卫星上天喜

讯的那一刻，人们心头都会为之振奋，由此想到从事国防尖端研究的科学家，想到在戈壁滩上参加试验的官兵们。在有些人眼里，戈壁大漠上所发生的这一个个壮举，似乎仅仅是科学家和将军们的事情。可是有谁知道，在那片托举过蘑菇云和神剑也托举着民族尊严的热土上，在马兰人和东风人的人群中，还有成千上万名不穿军装的老职工呢！

34年前，一批风华正茂的科学家从闪光的星座上悄然隐去，到父母妻儿都无从知道的地方苦苦求索；成千上万名志愿军官兵还没来得及掸落上甘岭的征尘，便从鲜花和热泪的海洋中消失了。为此，美国谍报机关在电台发出惊呼：志愿军第二十兵团突然失踪，不知去向！

这千军万马涌进了“砾石侵天涯”的瀚海戈壁。

在处于全封闭完全没有社会依托的条件下，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从全国各地选调了一大批能工巧匠，跟随大部队踏上了飞越关山的西行列车。尔后，又有一大批志愿军老战士在一声令下就地脱下军装，加入了职工的行列。

30多年来，这些工人师傅们与广大官兵一道吃风沙，喝苦水，战高温，斗严寒，艰苦创业，并肩作战。有的直接从事试验发射中的机械修理和加工以及钻探、取样等部分技术工作，大部分则从事开车，发电，建筑，做饭，喂猪，理发，做酱油，磨豆腐，养奶牛，赶马车，钉鞋，售货，幼儿和中小学教育等各项服务行业，为科研试验任务服务，为广大官兵服务。在那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里没有他们的身影？哪里又没有他们洒下的汗水？

他们同官兵们一道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保卫了中华民族的神圣尊严，使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这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的民族，终于用现代科学的雷电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证明了这片古老土地的青春和希望。他们在广袤的荒原上苦苦奋斗了半生或多半生，给祖国母亲的肌体上留下了一颗

颗“牛痘”，使我们的民族终于有了强大的免疫力。

他们在戈壁大漠上不仅创造着惊天动地的业绩，同时也创造着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文明。他们人不上影视，名不见经传。山上的雪化了，又下了。当年黑油油的头发上染上了点点白霜，他们的成就震撼了世界，而他们自己却一直甘愿默默无闻。当初，他们悄悄地走向戈壁，走进沙漠，没有人欢送他们，因为需要保密，他们无怨无悔；他们在工作中遇到过无数的困难，他们的生活中也有倾不尽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他们为国防尖端事业苦苦奋斗了30多年，至今仍拿着一百多元的基本工资，有的至今仍住在当年干打垒的两间土屋中……

近些年，在马兰人和东风人中流传着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每当我骑着自行车挨家串户到老职工家中座谈，看到一个个双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职工的神态时，我的心象被针扎一样疼痛。我无时不在想：在这里工作的战士可以复员退伍，干部可以流动或转业到内地。而唯独他们，这些五、六十年代来到戈壁的老工人，却很少有流动的机会。他们当年进来时大都是二三十岁的棒小伙子，都是六级工七级工、甚至八级工。如今，他们年龄最大的已经72岁，绝大多数都已是三代同堂。岁月如流，直到退休之年，由于国家拿不出钱为他们置办必要的住房和医疗费用，致使他们至今还不能走出戈壁，不能实现叶落归根的宿愿。有的已经长眠在戈壁滩的墓碑下，再也不需要离开了。

如今，马兰已经建成了原子城，东风也建成了航天城。当年栽下的树已长大成材，老职工的孩子们也长大了。他们又和父辈一起，成了戈壁滩上的创业者，默默地工作在各自岗位上。

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至今仍战斗在戈壁上的数千名老工人，是“三献”精神当之无愧的实践者！

在戈壁大漠上轰轰烈烈的事业中，他们的事也许太普通、太平

常了。然而，谁又能说，这些普普通通的创业者和那些挂着勋章红花的英雄们不同样伟大呢？

也许，他们的伟大正在于参与了伟大的事业而不认为自己伟大。他们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这亘古荒原上中断上千年的人类历史的延续和发展，这瀚海大漠中成千上万人的生存和创造，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他们是在特殊时代中造就的一代特殊的人！

从大漠返回京城，一种责任感的冲动促使我拿起笔来，奋笔疾书。我负荷着全部感情的积淀，将激情与希冀，同情与呐喊，一个个平凡而普通的人，连同他们那辉煌的事业一起流淌于笔端。以此奉献给戈壁大漠的一代忠魂，奉献给千千万万个读者，愿全社会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来理解他们，关注他们的晚年之忧！

神秘的失踪者

1958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还不满十岁，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华民族以其全新的面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新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极大仇视，他们虎视眈眈，欲把年轻的共和国扼杀在襁褓和摇篮之中。对此，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靠小米加步枪打下了天下，再靠小米加步枪坐天下却决非易事，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建设要搞，人民生活要提高，国防也要加强！

于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拉开了研制发展战略武器的序幕。

“他们要去哪儿？”请问苍天问大地

是年春夏之交，内地许多厂矿、军队和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先后突然接到一道密令：选人。

其条件：祖宗三代历史清白；精通本行业务技术；年龄30岁以下；身体健康；不受男女限制……

于是乎，接到密令的单位保卫部门将人事档案翻了个底朝天，筛了又筛，选了又选。之后，等待接人单位的再次审查。

于是乎，数千名合格者突然从所在单位的人群中，从父母妻儿的身旁秘密地消失。

他们乘火车坐汽车一直往大西北奔，在苍茫天际的沙海中跋涉。抬头问苍天：“这是要到哪儿去？”

天回答：“不知道。”

低头问地，地也回答：“不知道！”

吃过早饭，乌鲁木齐市电信局某中心支局局长王洪成一进办公室，便接到上级机关的电话：“你和你爱人马上到人事处来一趟。”

王洪成本想追问一句：“什么事？”话已到喉咙眼儿又咽回去，立即改应道：“好，我们马上去！”

生活常识告诉人们一种规律，一般说，接到人事部门的电话，要么职务提升，要么调动工作。5个月前，王洪成刚从乌鲁木齐市扬子江支局局长的岗位调到某中心支局任局长，这年才25岁，不可能又提升，调动工作倒是有可能。调到哪儿？组织上谈话为什么还点名让爱人一块去？难道要调离乌鲁木齐？

王洪成刚结婚5个月，19岁的妻子孙万臻此时已经怀孕3个月。他没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妻子，只是默默地同她一起骑车来到邮电管理局人事处。

局领导正在办公室等他们。一见面，便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交给你们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很光荣，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要作好吃苦的准备，具体到什么地方，我们也不清楚，因为这个地方极其保密。到时候由部队来接你们，拉到哪算哪儿”。

谈话后没过两天，王洪成夫妇被一辆卡车拉到一片茫茫戈壁上住下来。

刚歇过午晌，空气闷得障碍着呼吸。忽然不知从哪儿漏了洞，

天外的爽气一阵阵冲来，大地象蒸笼揭去了盖。一声炸雷象天宫的地板上滚动而过，紧接着闪电利剑一般直插下来。

“快上车，快上车，要下雨了！”商丘步校管理员耿忠祥急急火火地催促着大家跳上他早已备好的马车。

驭马腾蹄，驶向火车站。刚出校门，又是一个天崩地塌的炸雷，暴雨骤然从头上倾泻下来。雷雨交夹，风吼树倒。……马车驶进车站小广场。

楚玉琦把背包夹在雨衣中，刚要下车，一眼看到父亲蹬着三轮车也急驶进广场，父子俩相距只有四五米远。“坏了，这么巧？正赶上大（“大”是山东、河南部分地区子女叫父亲的一种称呼）也送客人上火车”。楚玉琦紧张地站在马车上迟迟不敢往下迈，“人家会不会说是我大来送我，是我把这次出差告诉家里，我泄密了？”

他靠近管理员悄悄地说：“哎呀，我大来了，咋弄？他看见我了我怎么办？是不是跟他说一声，让他赶快走？”

“去吧！”管理员答应了。

楚玉琦挟着背包跳下马车，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父亲面前：“大，你怎么也来这里啦？你赶快走，赶快走，叫人家看见可不得了！”

老实巴交的老爹听儿子这么一说，懵懵懂懂，也不知儿子的话是啥意思，赶忙答应：“唉，我这就走，这就走。”说完，回头催促坐在三轮车上的客人：“快下车。”

客人刚一下车，父子连一句话都没说，老父亲扭头蹬上三轮车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雷雨中。

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楚玉琦这才猛然地意识到此次出差与往常不同：怎么这样神秘？

在此10天前，商丘步校突然走了一大批人，到哪儿去，干什么，谁也不知道。那批人刚走，管理科长找楚玉琦谈话：“老楚，叫你去执行任务，这次到西边去，不到东边去了，可能远一点，你带个背包。走的时间谁也不能告诉，就连你父母家属也不能告诉。”